# 金庸列传之怒放地赵敏花蕊

          张无忌到少林寺中打探消息，也不知怎样了？

赵敏伸手摸了摸自己发烫的脸颊，轻轻地揉搓着左脚，内心说不出是甜蜜，还是温情，总之是很好的感觉，就是那一刻，自己和张无忌绑在了一起，再也分不开，直到现在，也许会永远吧？

外间很静，想来杜百当和易三娘已经睡了，他们是恩爱夫妻，夫妻是怎样的？

想到这个问题，赵敏觉得一阵心慌。张无忌！你这个贼小子！你不知道我就是要你来抱，来亲的么！？你还来不来摸摸我的脚？！赵敏觉得自己越来越急噪了，不仅是思绪，还有渐渐发烫的身子，这身子！怎么一想到这样的事情就一个劲地发软？已经有好长一段时间了，老发软！

有过经验了，赵敏顺从了自己的欲念，她侧倒在硬板床上，稍微佝偻一点身体，腿夹紧，来回蹭着，自己的手指撩开小衣，接触到自己酥嫩的胸脯上，带来一阵舒适的紧张，一阵急切……张无忌就在自己的身边了，他温柔地摸着自己的脚，那种熟悉的麻痒，从足心曼延开来，不能抵挡。

一个倒地的声音把赵敏从舒适和疑惑中唤醒了，自己正在琢磨张无忌到底是什么样子的，怎么老也看不清楚他双腿中间的东西？他也和自己一样那里有毛毛么？

但显然是出事了！赵敏一下子弹起身来，伸手把短剑握在手中。还没来得及抽剑，门就开了，灯光下，一袭青衫的周芷若幽魂一般出现在门口，她没有声息，没有表情，她的指尖在哒哒地滴血，眼神是冷酷的，多少有一种得意。

赵敏的心凉了，背后出了一层冷汗，怎么办？她迅速地判断自己的处境，其实不用判断，周芷若在眼前，是自己最大的敌人，而且看见了站在她身后掌灯的两个男人，一个是玉树临风的翩翩少年宋青书，另一个居然是成昆的弟子，哥哥手下的干将陈友谅！

赵敏做了一个要搏击的姿态，她抽出短剑，手腕一转，向自己的脖子抹了过来。

就要死了么？生活还刚刚开始，自己才与心爱的张无忌走到一起，准备走完余下的人生，这路多么艰难，幸福来的多不容易呀，想继续幸福下去。

但她来了，她来就是要毁掉自己，自己无力对抗，不能做屈辱的俘虏，不能在最后向她屈服，不能，自己现在只有选择死，真遗憾呐，总算有了短暂的幸福，还不至于太遗憾，周芷若，我就要化做厉鬼了，咱们再好好地比一比吧！

赵敏抬起头，微笑着。一股青烟，接着是手腕被一只冰冷的、带着血的手握住，腰间一麻，身体的力量消失了，赵敏绝望地看着从眼前飘过的那冷森森的眼波，慢慢地软倒。

「想死！没那么容易！」周芷若消失在门口，语调没什么变化，同样是辣酥酥的。

赵敏从来没有经历过这样的失败，也从来没有这样地无计可施，一种畏惧使她战栗，对就在眼前的未来的恐惧。

「郡主娘娘，你好啊！」陈友谅笑嘻嘻地走过来，周芷若离开后，陈友谅就从那小心翼翼的恭谨中恢复了他胸有成竹的样子。

他了解女人，知道赵敏这样的姑娘是什么样的好，尤其是她现在从高高在上、凛然不可冒渎的郡主成为了阶下囚，这兴奋是奇特的。

「你要怎样？」赵敏努力保持冷静，虽然非常害怕。

「我不会对你怎样的，不过主人很喜欢你，她日日夜夜地思念你。」陈友谅的手伸过来肆无忌惮地在赵敏吹弹可破的粉颊上捏了一把，笑了，猥亵，隐晦。

赵敏从那目光中发觉了一丝令自己害怕的东西，她的心猛地缩紧了。那手没有离开，继续抚摸着。

「把你的手拿开。」陈友谅被赵敏那特有的威严震惊了，不由自主地缩手，随即就被激怒了，反手就是一个耳光把赵敏打倒在硬板床上。

「好了。」宋青书的声音飘过来。

「咱们走吧。主人还等着呢。」灯光暗淡了，宋青书的背影也消失了，他的声音淡淡地带着无尽的伤感和森森的冷气。

陈友谅收回了手，顺势放在赵敏的胯上，笑了，「郡主娘娘，咱们上路吧。」到底发生了什么？自己会怎样？赵敏的思维被打乱了，没法思考对策，其实想到了对策，又能怎么样呢？

已是秋凉，只穿着内衣的赵敏还是有点冷的，主要是心冷，自己搭在陈友谅的肩头，他的手托着自己的腿，一路上都在摸，很不舒服。一片稀稀梭梭的声音，赵敏感到无数贪婪的目光马上围绕了自己，肮脏的乞丐！

由于一直是头朝下的，脑袋昏昏沉沉的，被放下的时候，缺氧，晕得厉害，赵敏贪婪地呼吸着，等眼前的金星闪过了，才费劲地看清自己被带到了一个破败的山神庙中。到处是灰吊、尘土、鸟兽遗留的粪便，一股陈腐的气息，神像斑驳着暴露着里面的泥草，还能看见残存的那半张脸上慈悲的独眼，接下来的事情就要在山神独眼悲悯的注视下进行吧？

赵敏有点害怕，那些蓬头垢面、衣衫破败、全身是泥的乞丐没有跟进大殿，他们从可以窥视的任何地方窥视着，暗夜中，眼睛发出野兽一般的光，还有弥漫的，包围的，似乎已经闻到恶心的酸臭味道的呼吸。赵敏觉得自己有点喘不上气来，心和神经被什么东西挤压、揉搓得快要坚持不住了。

陈友谅在身边，他蹲着，笑着，玩味着自己的身体，真恶心，赵敏觉得一阵恼怒，她受不了这样无礼的眼神，同时也不能接受自己被别人摆布的命运，想到尊严，赵敏觉得可以使害怕的情绪舒缓一些，她已经尊严惯了。

宋青书迈着那决不轻松的步子走进了里面。

和大殿的肮脏、阴森比较起来后殿简直就是仙境了，非常整洁、干净，没有一丝污秽的痕迹，灯火很亮，难得的光明，地上还铺了一领竹席，虽然没有什么陈设，但这干净是让人感到舒服的。

不过赵敏的心更冷了，周芷若就在这后殿里，她背对着一切，瘦削的背影在灯光下很美，就是有森森的东西，她的长发还是那么柔软、光泽，她还是那么讲究，但她的人似乎已经完全变了，笼罩在一种神秘而危险的晕中。

「周芷若，你要怎样？」赵敏战胜了自己的恐惧，不应该怕她，就算她已经是魔鬼，也不应该怕她。

「闭嘴！主人没有问话，你不能多嘴！」宋青书毫不怜惜地在赵敏的屁股上给了一脚。

赵敏愤怒了，但无力反抗，自己动弹不得，从小到大哪里受过这样的委屈？

她怒视着宋青书。

「别打她。」周芷若挥了挥手。

「是。」宋青书象温顺的小猫一样退到了一边，赵敏看见陈友谅也低眉顺眼地跪在门口，这使她非常困惑。

「赵敏。」周芷若的声音飘过来。

「你很聪明，很美丽，是不是觉得自己就是这世界的主人？」口气很温和，象在聊家常。

「你是不是觉得什么东西都应该是你的？」赵敏怔了怔，能使她愤怒，可以使自己解脱吧？

「就是我的。」赵敏笑着，已经真的不怎么害怕了，已经没什么可以畏惧的了，现在就是两个女人之间的比拼，能在精神上击败她，也是好的。

「还记得在万安寺，你们是怎样对待我恩师的么？」还真不知道，赵敏素来对下面的事情不怎么关心。

「无忌哥哥对我很好。」赵敏不准备转移话题，这是唯一可以打败周芷若的机会。

「还记得在万安寺，你们是怎么对待我恩师的么？」周芷若的语气没有变化，她重复着。「你恨我，是么？因为你始终无法得到无忌哥哥，他现在归我了。」周芷若没有对答，她的呼吸多少有些急促了，赵敏看到那背影在微微地晃，不知道是因为灯光，还是恼怒。

「你很得意？」「我幸福。」「你不会幸福的。」周芷若淡淡地笑了，她慢慢地转过身子，凝视着赵敏的脸。

赵敏惊讶地发现，周芷若的脸上满是泪痕，那目光是残忍的，她勉强地笑着，很僵硬，清丽秀雅的面容扭曲着，象受伤的野兽，自己是赢了，真的赢了？赵敏突然觉得周芷若很可怜，甚至有点后悔自己的话伤害了她。

「张无忌怎样你了？」周芷若爆发了，不是向来的娴雅、镇定，那声音有点声嘶力竭。「他对我好。」赵敏没有退缩。

「他抱你了？」赵敏点头。

「他亲你了？摸你了？摸你哪里了？是不是你们已经……」周芷若的语气越来越急促，神情越来越凌厉，她不再流泪了，在流火，好看的嘴唇哆嗦着，整个脸、身体都在哆嗦。

赵敏没有害怕，她觉得看到周芷若这样痛苦是一件很愉快的事情，连刚才的那一点怜悯也消失了，她微笑着，欣赏着。周芷若恼怒地扑过来，伸手抓住赵敏的头发，撕扯。

「那是我的！」说出来了，舒服了，周芷若停下，她平静了，不过心在疼。

赵敏慢慢地睁开眼睛，本来是打算承受更大的痛苦的，想不到就结束了，看到周芷若的目光，赵敏很敏感的知道，根本就没有结束，甚至根本还没有开始，这使她紧张。

周芷若恢复了惯有的从容，她放开赵敏，伸手抚平稍微有点皱的青衫，取出绣着鸳鸯的丝帕，蘸掉脸上的泪痕，深深地吸了口气，冲赵敏微微一笑，慢慢地退开，跪坐在闪烁的光影下，好好地叠好丝帕，眼帘微微下垂，长长的、向上弯曲的睫毛抖动了一下。

「把她的衣服剥了。」口气很温柔，象在说一件很平常的事情，或者是倾诉。不过对赵敏来说，这简直就是灾难。

「你要怎样？周芷若，你不能这样！」无力挣扎，叫喊是没用的，赵敏不叫了，她被周芷若投过来的玩味的目光给激怒了，气的全身都在抖，她咬紧了嘴唇，屈辱呀！

她眼睁睁地看着宋青书过来把自己身上的衣衫麻利地扒光，她看到宋青书微微一怔，陈友谅的目光则贪婪起来……「你不是人！」赵敏被屈辱和愤怒折磨着，处女的身体暴露在空气中，微微颤抖着，就是心爱的张无忌也没有看过，就被迫暴露了，内心翻涌着，一个劲地想哭，但不能输！赵敏提醒着自己，强忍着，不让在眼眶中滚动的泪滴掉出来，嘴唇咬的疼，还一个劲地抽搐，赵敏，怎样的苦也不能输！

「真美！难怪张无忌会被你这小妖精迷惑，连我也会喜欢你，多嫩的皮肤呀！」周芷若的声音柔柔的，她的目光是妩媚的，她把她的目光在赵敏美仑美奂的裸体上流连，并不是有意在营造气氛。

周芷若是由衷的，赵敏是美的，身材、肌肤、流淌的曲线、洋溢的活力、纯净，周芷若知道自己的裸体也很美，但没有赵敏这样娇艳，没有她这样白嫩，没有她这样精致，甚至连乳房也不如她丰满，多漂亮的乳房呀，多娇嫩的乳头，多诱人的腰腹，多美的腿，周芷若感到一阵波动，不是嫉妒，而是看到赵敏臣服在自己脚下的快感。

「青书，你问问她，张无忌那小贼都摸过她哪里了？我真想知道的。」赵敏看到宋青书那痴迷的表情，那俊朗的脸涨得通红，目光火辣辣地，不是性欲，而是仇恨，因为周芷若恨自己，他就也恨？

「这里？」宋青书指着赵敏的脸颊。赵敏实在忍不住自己的眼泪了，从来没有过的羞辱，从来没有过的耻辱感。

「哭！你这妖女！」清脆的耳光，赵敏一阵晕眩，一股热流直冲上头顶，屈辱中的愤怒，没叫，瞪着宋青书。

「看！」他用指甲捏住赵敏下颌的嫩肉，扭。尖锐的刺痛使赵敏张开了嘴，但强忍住喊，看到宋青书那扭曲的脸，自己要是喊出来的话，他肯定就更得意了，周芷若的目光也热烈起来了。

「这里？」手伸到自己的胸脯了，赵敏感到那手颤抖着在乳房上来回地揉着，没有快感，只有愤怒。

「你别用你的脏手碰我！」「你长的这么漂亮，不就是给男人准备的么？」周芷若的声音森森地传来。

「青书，她的声音真好听，我喜欢她喊叫呢。」真的要叫出来了，钻心的疼，乳头似乎要被扯掉了，坚持住！

敏敏，你坚持住！赵敏看着宋青书手背上爆突的血管，看着他无情的手指，看着自己骄傲的乳头的凄惨。

「喔。」他松手了，乳头又是自己的了，疼痛扩散开了，身上已经出了一层细细的汗，真疼呀！赵敏使劲地吸气，他在给自己揉，有点舒服。

「哼！」嘶喊从嘴里喷发的最后时刻，赵敏还是坚持住了，刚缓和的剧痛又来了，这回不是乳头，他捏住了乳房下缘，使劲地掐！和拽乳头的疼是不同的，疼得一样难以忍耐，能感到自己的头在收缩，一切都在收缩。

他又开始揉了，赵敏战栗着，恐惧是不能抵挡的，他很懂女人，也很懂得下手的时机，恐怕不能坚持多久了，怎么想撒尿？越来越想了。

宋青书看到周芷若鼓励的眼神，更来劲了，没有什么比让周芷若高兴更重要的事情了，他不恨赵敏，也不迷恋这美仑美奂的身体，知道这身体是美妙的，但自己是周芷若的，她恨的，自己就要去毁掉，没有余地。

他把赵敏的胳膊展开，在赵敏的腋下轻轻地搔弄着，看着赵敏忍耐的表情，痛快！

在赵敏那娇艳欲滴的脸颊稍微舒展的时候，很准确，宋青书扯下了一丛腋毛，看到赵敏疼得抽搐起来，宋青书觉得自己勃起了，真痛快。

陈友谅趴在赵敏的双腿中间，展开那圆润结实的腿，内侧的肌肤实在是嫩，嫩得都舍不得去碰，毛茸茸的腹下，一丛柔软的阴毛覆盖着饱满莹润的阴部，增添了迷离的奇幻，两瓣润腻的小丘夹着一条幽深的迷谷，最上端是一个浅褐色的肉蕾，然后粉嘟噜的裂缝延展，在末端形成一个漩，视线被漩吸引到里面去，想探求快乐，多好，多干净，多快乐……赵敏抵抗的意志越来越薄弱了，觉得自己快要抵挡不住了，虽然耻辱和愤怒，以及不服输的信念，在提醒自己不能屈服，不能！

但肉体快要坚持不住了，稍微的舒服之后，就是没法抵挡的疼，疼和那舒适就纠缠在一起，使自己战栗，困惑，耻辱，愤怒，并无法抗拒，渐渐地走想绝望，渐渐地要崩溃掉了，她只有尽力看着周芷若，看着她痴狂的表情。就是强奸吧？

自己肯定躲不过强奸的，她要夺走自己的一切，尊严，骄傲，张无忌，以及贞操，把自己变成一个肮脏的东西，她是魔鬼，披着天使外衣的幽魂，充满了憎恨和暴虐，后悔为什么不在万安寺就结束她，这样自己就不用落到现在的地步了……「你他妈的倒是尿啊！」男人的注意力都集中在自己的下体了，真的很想尿，这是最后的底线吧，崩溃是什么样的滋味？

他们在揉自己的肚子，在揉搓自己的大腿，在捏弄自己的阴唇和产生一阵阵酸软酥麻的阴蒂，在玩弄蠕动的小阴唇，在按压会阴，在用小指调弄不安地扭动着的肛门，在……他们肆无忌惮，他们就期待那一刻。思维变得空洞了，纷乱，还是不能摆脱屈辱，还是恨，还是无可奈何地要屈服，这不争气的身体，这不够坚强的心。泪水使视线模糊了，剧烈的抽泣很辛苦，为什么要哭？为什么向魔鬼屈服？

「我看你不出来！看你能坚持多久？」一个细细的东西，似乎是一个竹签子，尖，细，有足够的韧性，戳在娇嫩的肉芽上产生了尖痛后，向尿道口直接地捅了进来！疼和痒，竹签子转动了一圈之后，赵敏知道一切都完蛋了，涨得生疼的膀胱舒张了，绷得酸疼的肌肉松弛了，一股热流通过尿道，带着自己的体温，喷出去了……哭，可以缓解自己的哀伤，身体除了不舒服，就没有其他的感觉了，能感到男人在自己的身体里翻江倒海、任意驰骋，破身的那一刻，比想象中的刺激要小的多，也不怎么疼，可能是自暴自弃的情绪把接下来的一切都漠视了吧？反正一切都是不可避免的，自己是砧板上的肉，他们可以为所欲为，可以随意宰割。

赵敏就躺在那，让宋青书和陈友谅随意地折腾着，不哭，不喊，也不流泪了，只是随着身体的反应，或轻或急地喘息着，口很干，于是不停地咽唾沫，一片空白，只有无条件地承受。

她看见男人的阴茎了，不象想象的那么神奇，丑陋而危险，肮脏而无情，是折磨女人的利器。

她无力反抗，现在连反抗的意志也快没有了。嘴里的味道很怪，刚才有谁的阴茎插进嘴里了，捅得嗓子眼疼，恶心，一个劲地反胃，很腥，不知道他们洗不洗澡？

可怜的身体，想不到憧憬中的旖旎的性交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发生的，充斥着暴戾、屈辱、愤怒和无奈，以及钻心刺骨的疼。

宋青书坐着，他把自己放在身上，他的阴茎可以更深入的刺入阴道里，他迫使自己晃动着，那就晃吧，晃的一点力气也没有了，陈友谅还是不放过自己，他在自己的背后折腾着，肛门一个劲地扭动，被他揉搓得快要适应了。

他要干什么？他的龟头顶进来了，疼，麻，涨得酸，没有必要保持什么了，赵敏觉得自己的嗓子都喊哑了，不过还是难受地全力嘶喊了出来，身体又开始抽搐了，能清晰地感到直肠被摩擦的尖痛，肛门被撑到前所未有的程度产生的撕裂的感觉，汹涌的便意，神经的彻底崩溃，就这样死掉吧！

生命为什么会这样顽强？在面对如此的蹂躏的时候反而越来越清醒，越来越敏感，越来越无尽地蓬勃激越，看来是不想死去的，还有好多未来在等着你。敏敏，你活下去，就算是面对再大的痛苦，也要忍受这一切，一个奇怪的声音在冥冥中与赵敏在对话，想把赵敏从越来越疼的悲伤中唤醒，不想就这么醒了，醒了就没法逃避这不能忍受的疼了！仇恨可以到达一个什么样的程度？仇恨可以让一个人的生命顽强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仇恨可以让忍耐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

「怎么样？滋味好么？」周芷若看着瘫软在竹席上喘息、痉挛的赵敏，她用脚踩着赵敏的乳房，看着乳房在脚下改变着形状，周芷若感到了高涨的快感，还有她的泪，她的悲伤。

赵敏没有掩饰，周芷若不是就希望看到这些么？那么必须满足她，自己现在是要承受更多的屈辱，忍耐，以至于使自己能活下去，等待一个机会，已经这样了，还有什么不能承受的？

赵敏觉得嘴角残留的精液腻腻地，恶心，还是在反胃，被强迫吞咽下去的精液在折磨自己了，还有浑身的疼，阴道和肛门的火烧火燎的感觉，现在什么也没有了，家，爱情，纯洁，贞操，甚至尊严，就剩下仇恨在支撑这面临毁灭的身体和意志，还有自己的美丽。

「把她带出去。让弟兄们也尝尝这朝廷郡主的鲜嫩。」周芷若把脚收回去，淡淡地说。

天已经蒙蒙亮了，清晨的空气真新鲜呀，吸到肺里，感受到皮肤上，赵敏不由自主地激灵打了一个寒战，秋的风是凉的，疲惫不堪的身体是脆弱的。

早起的鸟雀在忙活了，奏鸣，或者扑扇着翅膀高飞，风使草树沙沙地响，还有虫鸣和草丛中忙碌的声音，露珠散射着阳光，带着留恋从草叶上滚到地面，滋润了土。

赵敏欣赏着这日复一日、重复周始的美景，以前并没有注意这些，现在觉得那么亲切，但没有时间欣赏了，还没有结束的噩梦要继续，为了能还看到这美景，自己还必须承受，想到那些肮脏的乞丐要在自己虽然不再贞洁，但仍美丽的身体上发泄，赵敏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忍得住，其实也没有忍不忍得住的问题，必须忍耐吧？

赤裸的身体沐浴在贪婪的目光中的时候，起了一层鸡皮疙瘩。

穴道被解开了，但自己现在就是一个任人宰割的羔羊，内力被封锁了，连力气也没剩下多少了，疲惫，还有疼。

「弟兄们，主人知道大家辛苦了，慰劳大家！」背上被宋青书推了一把，赵敏不由自主地栽向那些卑下、污秽的乞丐，没有惊慌，已经不必惊慌了。

轰动，山神庙里所有的乞丐围拢过来，七手八脚地揉搓着这还显得冰清玉洁的身体，那手是粗糙的，气味是难以忍受的，垂涎欲滴的急切，狂躁之下过于用力的揉抓。

赵敏看到宋青书那残忍的眼神，他就是一个刽子手，他背后的才是真正的魔鬼，看到后殿窗子边露出的周芷若那纯净的脸，那满足的目光，周芷若也赤裸着，赵敏看见周芷若那娇巧的乳房上一只手在小心翼翼地揉搓着，哦，她的背后是陈友谅，陈友谅大动着，使周芷若也晃动起来。

赵敏不想再看了，也看不了，她被彻底地淹没在腥臭的气味中，一个劲地呕着，全身每一寸肌肤都接受着乞丐的揉搓，站不住了，倒下，就有人压上来，只好张开腿，尝试了抵抗，马上就被殴打给化解了，他们都那么直接，没有更多的想法，就是最本能的要求……被一个满嘴葱蒜味道、脸上的泥足有一尺厚的乞丐按住，吻了嘴唇，他不但吻嘴唇，还撬开了赵敏的牙关，把他的唾液和舌头伸了进去。

身上足有十五六只手，但赵敏的全部注意力都在强吻自己的乞丐的身上，不能忍受，他的带着臊臭的头发披散开，挡住了阳光，眼神野兽一般狂野，那唾液粘稠，腻，鼻毛丛生的鼻孔里有点发黄的鼻涕正流出来，有力的大手死死地扣住自己的头，眼看着那鼻涕落到脸上，其实是抹到，粘粘的……乞丐的嚎叫使空气凝结了，都退开了一步，看着那乞丐捂着流血的嘴。赵敏坐起来，使劲地蹭自己的脸，嘴，实在忍不住，开始呕吐……「别打了！」赵敏痛苦不堪地在草地上翻滚着，拳脚还是无情地落在身上，直到她缩成一团蜷缩着不动了……这是第一个，赵敏艰难地张开腿，是被扒开的，然后娇嫩的下体就遭到了重重的一击，疼得赵敏哆嗦了一下……看到那布满泥垢的屁股，不知道是什么疤，在风中拂舞的阴毛象一堆枯草，有点发黄，散发出恶臭，那阴茎已经勃起了，黑糊糊的手，揉搓着，能看到手指滑过，带下来的泥球，龟头膨胀到了一个很可怕的幅度，最前沿的马口翕动着，血盆大口一般向赵敏的嘴逼近了。还是止不住地呕，那股腥臭简直就无法忍受。

「你他妈的动啊！」挨了一个耳光之后，赵敏一边艰难地呕着，一边开始了吸吮，但不敢尝那味道，舌头还是躲不开，真咸呀，是肮脏的味道，杀口，苦，渐渐地有了泥沙的感觉，赵敏哭成了一个泪人，没有人怜悯，都在寻求快乐。

手被拽出去，被强迫握住阴茎，身上被不知道多少手揉搓着，有的就直接把阴茎在赵敏的肌肤上蹭，阴道里的阴茎膨胀了，最后爆发，听到男人痛快的吼叫，随即，就有一个期待已久的另一个肮脏的阴茎占据了，玩命地顶，撞在身体上，发出啪啪的声音，口水还是鼻涕？

赵敏觉得自己的身上黏糊糊的，还在扩散，被手涂抹到各处去，嘴里的阴茎喷射了，哆嗦着离开，于是换另一个，一样的腥臭，一样的野蛮，很长，直接顶到了咽喉，还要继续进入……赵敏昏迷了，不是因为难以忍受的疼痛，是恶心和屈辱，还有一种根本就没法表达的东西，把她的神经撕裂了。

苏醒过来的时候，赵敏觉得皮肤一个劲地发紧，身上布满了粘稠的液体，正在干涸，挥发，或者被皮肤吸收，下身根本就没有知觉了，有知觉的部分也都是麻木的，不能动弹，只有神智在一点一点地恢复过来，足有三十多个乞丐，难道都……赵敏不敢想下去，不知道过了多久了？是很久了，自己能活下来简直就是奇迹，疑惑还是会有奇迹的，赵敏对此坚信不疑，如果没有奇迹，那么仇恨就不会有终结，还不习惯不能达到自己的目标。想到了张无忌，一阵辛酸，自己和张无忌是不会有未来了，但不能告诉他，张无忌应该学会用自己的眼睛来看世界了，他太好，太温柔，说不定以后还要被骗……止不住眼泪了，没有了自己，张无忌会怎样？嗓子眼象是在冒烟了，又好象有什么东西卡住了，很难受的，估计是被插入的阴茎弄破了，弄破的地方还很多，乳房，肩膀，肚子，他们甚至想翻开肚脐来看看是不是能作为另一个容纳他们罪恶的通道，能进入的地方都火烧火燎地疼，阴道、肛门、甚至尿道。

赵敏艰难地动了一下，顿时疼得直吸气，自己的头发粘合在一起了，一股臊味，刺鼻的尿臊，多亏是昏迷了，不然看到自己被凌虐，也许当时就会死掉的。

恢复知觉了，感到自己的肛门在一个劲地扭动着，疼，一股凉丝丝的液体正流出来，不敢接触，那肯定是男人的精液，或者还有自己的血，下身整个就是一塌糊涂的了，不能看，说不定自己在折磨中失禁了，也许会看到自己的尿和粪便……门响了一下，接着就看到了周芷若那得意的脸，赵敏艰难地合上眼睛。

「啧啧啧！这帮没有人性的东西，怎么把好好的一个美人弄成了这个样子？

快，准备热水，给郡主好好地沐浴，准备上好的酒菜，郡主金枝玉叶的，累了这大半天了，想必是渴了、饿了的。「那讨厌的清香消失了，赵敏觉得自己的仇恨越来越浓烈了，但不能被发觉了，自己现在应该顺服。就那么抓着头发，身体被拖动起来了，赵敏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尖叫起来，那声音自己都认不出来了。

还是后殿，还是在周芷若扭曲的目光下，行刑的还是宋青书和陈友谅，身体被吊起来，抻开的关节产生了一阵轻松之后，就是酸楚，脚尖刚好可以点到地面，或者可以支撑一下，减轻承担了所有体重的肩胛的压力。

太阳已经西沉了，落日余辉，残阳如血，斜阳从窗口斜射进来，映在触目惊心的身体上，增添了点活力，赵敏不敢看自己的身体，有生以来最黑暗的一天还没有结束，什么时候会告一段落？赵敏的心缩紧了，看到宋青书和陈友谅耐心地准备着，说不出的恐惧，尽管他们似乎真的是在准备沐浴和吃饭。

第一桶水是彻骨地凉，从头一直冷到了脚，冷到了心，身体禁不住猛烈地打着寒战，惊呼也脱口而出。

「舒服么？」陈友谅微笑着，用一个刷子刷洗着赵敏的身体。

赵敏哆嗦着，没法回答，也根本就不想回答，刚积蓄的体力似乎被这彻骨的冷又夺走了，刷子在身体上的洗刷简直就是木然的蹭擦，不过在蹭到下体的时候，刷子的力量突然加大了，赵敏惨叫起来，疼痛又化做利刃开始宰割。

「饶了我吧，求求你！」赵敏开始哀求。

周芷若很享受这哀求，她笑着，眉毛耸着，那是发自内心的感到刺激并满足。

「郡主，你不是一向都是爱干净的么？等你沐浴完毕了，咱们再好好地新色界，好不好？」……第二桶水的温度就不是凉了，身体的皮肤瞬间就变红了，烫！只是还不至于烫伤，赵敏的惨叫变得凄厉，寒战变成了连续的颤抖，肌肤变得敏感了，肌肉在皮肤下不安地扭动起来，宋青书向赵敏的身上吹着气，看着汗水从毛孔涌出来。

赵敏已经不求饶了，只有坚持了，他们就是要折磨自己，先拿走贞操，然后是尊严，下面是什么？屈服也不是办法，不会被放过的。

眼看着长条的刷子插入了自己的身体，忍不住扭动起来，热水之下恢复了敏感的肌肤对毛刷的刺激反应更敏锐了，受到的折磨就更残酷，毛很硬，阴道和直肠同时感到了刺激。

「啊！哦！饶，饶了我吧！」毛刷转动起来，身体不是在扭动，简直是在弹跳了！赵敏坚持不住了，但毛刷还是不停地折磨着，残忍地深入，刷洗……第三桶是可怕的盐水，于是所有受伤的皮肤都扭动起来，意识已经很不清楚了，低垂的头还是被剧烈的沙疼刺激得扬起来，他们放弃了工具，就是用手，用手把盐水很仔细地涂抹在伤口上，赵敏昏迷了……醒来的时候，赵敏用了很大的力气才发现自己已经被放下来了，手被反绑在背后，绳索在自己的身体上变着花样，乳房由于绳索的束缚更突起了，还用一条细绳缠住了乳头，连接起来，手向后高举着，不是被抓住的，而是被悬在房梁上的绳子牵引的，但上身是向下的，因为纠缠乳头的绳子被拴在地上，想挺直上身是不可能的。

自己是一个屈辱的跪趴的姿势，无法改变，他们弄的很仔细，甚至是精确的，自己正是向周芷若跪拜的姿势，而屁股不得不高高地撅起来，对着背后的宋青书和陈友谅，唯一感到舒服的就是受伤的地方抹上了清凉的药膏，已经不那么疼了。

「舒服么？郡主娘娘？」周芷若妩媚地笑着，看着眼前至少在姿态上是完全屈服的赵敏，快感是直接的。

赵敏喘息着，努力把头发是残留的水吸到嘴里。

「好好地侍侯郡主娘娘吃饭吧。」「是，主人。」该怎样吃饭？丝毫反抗的意识也没有了，赵敏决定就这么忍耐，没什么可羞耻的了，没什么可扞卫的了，剩下的就是活下去……深夜的时候，赵敏才艰难地苏醒过来，不敢想刚才受到的残暴的凌虐，周芷若也放弃了矜持，参加了对自己的暴虐。

她居然蹲在自己的脸上撒尿，在陈友谅从背后折磨肛门的时候，用指甲掐自己的乳头，抠自己的肚脐，搔自己的腋窝，她把她能想到的招数都用在了自己的身上了。

最不能忍受的是她让宋青书和陈友谅按住自己，强迫自己张开嘴，然后拉屎。

其实周芷若的屁股很好看，白嫩而细致，连股间器官都很精致，不过她在做最疯狂的事情，这使那些漂亮的器官就显得恐怖，重新出现的那蠕动着扩张的肛门里挤出来的那已经不能辨别味道，但热乎乎的、软杷杷的、黄色的、向自己嘴里涌进来的粑粑……赵敏没命地呕吐起来了。阴凉的夜风掀动了各种声响，赵敏把最后的力气也花在呕吐上之后，脑袋说不出地清醒，想象着周芷若落在自己手里的光景，所有的一切都要让她品尝，还要把自己能想到的所有ｋｕｘｉｎｇ都加在她身上，然后是死亡，不会放过她！

「郡主，可是你么？」一个沙哑的声音在耳边响起，很熟悉，赵敏吓了一跳，会是什么人？抬起头，看到窗口现出鹿杖客那光洁的脸。

「是我！」赵敏尽力压抑着自己的兴奋，虽然知道被鹿杖客解救就等于是才出虎穴又入狼窝，但必须离开这里，鹿杖客毕竟贪恋自己的肉体，不会象周芷若这样残忍无情，而且自己就有了向周芷若复仇的机会。

苦难使人成长，使人坚强，赵敏已经准备好了，里面的肮脏和创伤是不能看出来的，至少表面上要保持迷人的丰韵，短短的一天一夜，已经知道该如何对付男人了，现在不是被迫的，要用自己最根本的东西来挽回自己失去的东西。

赵敏把自己泡在清澈的溪流中，用最大的耐心清洗自己的身体，很仔细地剥开阴唇，让水流涤荡自己的阴道，把手指伸进去，总是觉得洗不干净，然后是肛门，还很疼，不过被水流浸润着，产生了一种很奇特的快感。

鹿杖客和鹤笔翁在溪边烧烤着刚猎来的野味。鹤笔翁在喝酒，他的脸很红，本来对女色不那么感兴趣，但赵敏是例外，尤其是这样就在视线里洗澡，他没法管住自己的眼睛，还有欲望。

鹿杖客很直接，很专业，他知道赵敏肯定经历了轮奸，甚至更厉害的虐待，不过洗干净之后，那个曼妙无比的身体就又散发出迷人的芬芳，肯定是会得到快乐的，那胸脯，那屁股，那腿，鹿杖客觉得自己已经勃起了，他脱了衣服，露出保养得非常好的身体，还有他得意的巨型阴茎，晃荡着向溪流走去，已经迫不及待了。

「让我歇一会儿，好么？我真的没有力气了。」赵敏温柔地推拒着，知道自己还必须用身体来迎合那急切的身体，在鹿杖客的抽动中，赵敏睡着了……少室山，一个不能忘记的地方，想再见张无忌一面，哪怕只有一面。

【完】